

以詩歌佐船，神遊人之島

——達悟拼板舟的詩歌與文學特展

文／鄭雅雯 攝影／黃美英、林韋助

在魅力魔幻之島——蘭嶼，島上達悟族的拼板舟製作過程，是一個龐大、細緻的社會／文化活動，整個過程都伴隨有詩歌創作與祝福的出現；實是引人入勝的文學題材，因此在2009年盛夏，國立台灣文學館策劃以達悟拼板舟為主體，試圖呈現這一個詩意的海洋民族思維及其文學內涵。

森林的山神啊

我已是祖父的老人

包括我的聲音和體味

你們是熟悉的

孫子的父親也一道來祝福你們

別讓我們手中的刀斧由銳變鈍

好使你們早早在海洋中

衝破洶濤駭浪逞英勇。

我等你們十多年

砍除你們周身的木屑

留下你們最堅實的部份

那是充滿飛魚、方頭魚腥味的木塊的。

你們是孫子的父親之主人

求你們在大海中庇佑我的兒子

滿載飛魚的榮耀歸於你們。

——摘自夏曼·藍波安《冷海情深》

在蘭嶼小說作家夏曼·藍波安的作品中，可以生動地窺見他隨同父親上山尋取拼板舟素材的過程，從砍伐前短短的禱詞中，透露出諸多達悟族與自然共存的生命觀；老人家問候著山林的神



蘭嶼景觀，1983。



野銀部落小船下水禮之迎賓歌會，1983。

靈，說服著那棵樹（靈）一起到海上逞英雄！同時也說出達悟人對於林木的使用是有著長遠規劃，有計畫地等待使用那棵樹材的時機；甚且即使已被砍下的樹木並非成為無生命的物體，祂依然持續分享著漁獲的功勞、榮耀，依然因承載著達悟人海上平安的守護角色而受到敬畏與感謝。

夏曼·藍波安在「刻意的」失業返鄉定居的時間裡，致力於探索祖先們與大海搏鬥時，對於「海洋」的愛與恨的哲理；為此他也學習、傳承

打造拼板舟的傳統技術，他製作的拼板舟中，有一艘成品即為台灣文學館收藏；亦為本次特展的主要軸線之一。而他長年親身實踐傳統文化的價值也深獲族人的肯定與讚賞。

你的新船 我們的孩子

猶如地震般震裂我們的島嶼

因而 全島的人扛著腳掌

在你們家的屋院休息

你屬於了不起的人

你家的屋院魚腥味仍然很重

被漢化的人回到祖先的島嶼

勇氣十足地獨立建造祖先的船

老邁的父親之雙臂已脫白了

但我聽過他祝福你的歌聲

鬼頭刀魚是你首航的證據

島上的族人因而尊敬你了

不但如此 台灣的人更敬佩你

你精緻漂亮的船在台灣最高學府展示

數不清的魚兒貼在漂流木旁

已是曾祖父的老人

像孤兒似的在海邊徘徊落淚

看不見我兄弟的船

在海上釣鬼頭刀魚

我因而瞧不起你

——摘自夏曼·藍波安《海浪的記憶》

夏曼·藍波安透過身體力行，經驗族人原初的生活形式，他喚回了深潛在黝黑肌理的海洋素質；蘭嶼男人們的思維、每句話都有「海洋」的影子，他們的喜與怒也好像是波峰與波谷的顯明對比；他認為倘若自己沒有潛水射魚的經驗，沒有暗夜出海捕飛魚，沒有日間頂著灼熱烈陽，體會釣Arayo（鬼頭刀魚）寶貴經歷，那是不會深深



迷戀海洋的，沒有這樣的愛戀，就不會很珍惜自己民族長期經營的島嶼與文化。

沈浸於有別於大島台灣的生活節奏與思維，夏曼·藍波安其筆調深情內斂、詩意，隱含達悟特有的語法，敘事抒情自然、寓意深遠；作品裡堅守回歸傳統的理念，描述神話傳說、出航漁獵前的虔敬禱詞、祝賀儀禮的謙卑歌謠，母語混融的豐富傳神言說模式，更不忘諧諷而銳利地呈現族群文化差異的體認與批判，海洋男人氣概濃厚，在在魅力動人。

本次特展的另一個主軸，即是在今年擔綱高雄世界運動會開幕演出的蘭嶼拼板舟「跨越號」；這是第一艘從蘭嶼划向台灣的蘭嶼大船，她跨越了島嶼久遠以來的神話傳說與族群記憶，往昔，達悟族人只有南北向的交通經驗；她卻跨越了島嶼傳統漁團組織的關係，結合了各部落的人以及「遠方的人」（非達悟族）一起到海上挑戰穿越黑潮，創造一段新的航行歷史與傳說！

我祝願建造大船的晚輩們

如向上昇的船帆一般

自前人至今 我未曾見過如此大船

我與整個部落 為大家備感驕傲

你們划向台灣的創舉

已傳遍每個地方

——吟唱：江民軍



你們以勇敢的精神 充滿力量的雙手
奮力地向著廣大平原(台東)的目標前進
你們猶如奮力躍起海面的水鳥
濺起層層的浪花 划近海岸
你們像戰士一般
讓岸上迎接的群眾被震懾而倒下
雕刻精美的船舟 在它停泊的岸礁上
驚豔圍繞的媒體朋友 如此名聲已傳遍天宇
——吟唱：鍾本由

蘭嶼的大船文化，在開放觀光近半個世紀以來，與外界緊密互動的民族歷史經歷與遭遇中，及至二十世紀末，大船文化逐漸式微沈寂。在貨幣經濟取代以物易物的衝擊下，維繫各氏族漁團建造大船的青壯勞動力，被台灣社會的資本市場吸附；島上傳統世代的長者，無法負荷建造大船時代伐木與開墾芋田時所需體力，只能看著舊船逐漸的腐朽裂解，在每年呼喊飛魚的招魚儀典時，感嘆空盪的港灣而無大船參差熱鬧的景致，看著大海療慰無限的憂心。

稻米、麵粉來自遙遠的島嶼
遙遠的島嶼的東西
淹沒我水田裡的香芋頭
只要有一張一張的紙幣
香芋頭變成了豬的食物
台灣來的貨輪帶走我們的孩子
美麗的水芋梯田成了荒地
台灣來的貨輪帶來沒有靈魂的外地人
他們踩斷我的船槳
如浪濤宣洩那樣地自然

稻米、麵粉來自遙遠的島嶼
島上的人漸漸喜歡它
我的兒子也同樣地愛上它了
我是個無能的老人無法阻止
遙遠的島嶼的東西
進入我們祖先的島嶼
我是個無能的老人
任由外島人的相機捕捉我的靈魂
——摘自夏曼·藍波安《海浪的記憶》

跨越號的造舟與航行的計畫，可說創造了一個時空；重新集結了不同世代、不同部落的達悟族人共同勞動；除了可使得有傳統世代的長者，傳遞著達悟民族言行嚴謹恪守規範，以及古典優雅的文化知識與智慧；而中壯世代的族人，他們都經歷或持續受台灣社會的經濟「糾纏」，但仍保有傳統海洋生計的熟悉感，他們不只是達悟文化現代性過渡的中堅，參與這個未曾有過的文化行動，更是承擔起體能與意志的支柱角色；而更年輕的青年世代，是對現代性理解大於傳統認知的一代，或可在計畫參與中積累的文化自信，安靜的學習著造舟，記憶長輩的教導話語；在這項跨越世代文化經驗的造舟與航行計畫，開啟一個新的記憶與可能，也是觸發著我們策展的感動起源。

相對於台灣本島居民而言，因為歷史的征戰與動盪，使我們在平原的邊陲構築海防線、遠離海岸，害怕冒險，同時也遺忘海洋的開闊與無限可能；逐漸以封閉換取安全感。往昔尊重海洋的具體觀念，逐漸被淡忘為僅屬於漁民的專業知識與技術。然而近年諸多考古及語言學的研究發現，台灣極可能是南島民族的原鄉^註；而南島民族是世界上最擅於航海的民族，早在數千年前，利用精湛的航海技術，足跡遍及太平洋和印度洋，散佈在全世界最大的島嶼群中，妥善運用當地海洋資源，蘭嶼的達悟族、台灣島的排灣族、阿美族、泰雅族…等等，都屬於南島族群裡的一支；所不同的是有些族群因為生活區域選擇的緣故，逐漸遺忘了和海洋的互動。

然而「海洋不是疆阻，應是通路！」考古物證與人類學研究中，述說著無盡的人類遷徙故事；而台灣正匯聚了這勇敢、挑戰、冒險海洋子民的血統性格——遠在數千年前，台灣原住民祖先更在浩瀚無垠的太平洋漂流，隨著海潮起伏，星辰導引，輾轉來台；稍後台灣漢族先民越過險惡

的台灣海峽「黑水溝」，驚濤駭浪，前仆後繼航向台灣尋求新機會。台灣，歷經千百年來不同族群與文化的交會互動，呈顯出今日豐富多元的自然地理與歷史文化的特色。

國立台灣文學館嘗試在館內「通道」上呈現這個海洋文學主題，透過「傳承號」、「跨越號」這兩艘拼板舟，藉其美麗精湛的工藝，引領人們跨進文學的世界，跨越族群的隔閡，重新認識海洋的文化；除了希望透過達悟族口傳詩歌中的文學性、文化性內涵，來具體呈顯南島民族對於海洋文明的抽象認知，藉以召喚台灣島民失落的海洋集體記憶與興趣；甚且我們期待藉由達悟族特展創造親近異族群文化的機會，透過真實的相遇，觸發觀點視界的改變，進而促進台灣多元文化的相知相惜；透過海洋的連結，重新開闊島民的胸襟視野，使世界從海洋看見台灣，也使台灣從海洋看見世界。✎

註：台灣原住民經政府認定共有13族，加上未認定的平埔族群至少有10族之多，皆屬於南島語系（Austronesian language）的民族。「南島語族」總人口數約2億5千萬人，是世界上唯一主要分佈在島嶼上，也是分佈最廣的民族；「南島語族」分佈的區域西起非洲東南的馬達加斯加島，東抵太平洋的復活節島；南起紐西蘭，台灣則是「南島語族」分佈的最北端。也因此，諸多學者陸續的研究發現，台灣原住民作為台灣在地「南島語族」的一支，在歸類上除了迥異於中國大陸的「漢藏語族」之外；台灣，更極有可能是整個「南島語族」的發源地之一。

本文作者

鄭雅雯

國立台灣文學館 研究典藏組 助理研究員

